皇明馭倭錄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騏纂

嘉靖三十九年

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言副總兵劉顯驍雄敢戰一時名將無出其右參政熊桴調度兵食固守危城動中機宜各宜久任以安東地報可

浙直視師右通政唐順之既陞淮揚巡撫乃條上海防善後事宜一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於海而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乃海賊入寇之路尤當預防自今每遇春汛宜令蘇松兵備暫駐

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暫駐舟山總副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罪并請更立賞格凡海中迎斬新倭一人即給銀二十五兩以示優典一　國海岸謂賊至既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為第二著而諸將往往相推誤事以致深入今宜為約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則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卒免則坐沿海縱賊之罪又或均之為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卒免殘破溫台登岸溫台卒免殘破而殘破寧紹往歲但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則宜并坐

賊所從入者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衝鋒禦賊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例陞賞一海外沿海逋逃之徒爲賊嚮導者甚衆宜嚴行守臣多方招徠以消禍本又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自葉滿得罪而逋逃欲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爲諱宜量爲貰減并開日本國通貢之途若抄犯如故則命朝鮮琉球二國承制轉諭之一定軍制調募客兵坐糜粮餉今宜急練土著必不得已而調募且先取土著如處兵沙兵之類以充其邊方應募者亦必土人保任而後用之至

於總督軍門歲調廝兵宜有定額如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爲充鋒之用聽川湖軍門選發候土兵練成則調募悉罷一鼓軍氣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保身每一當賊股戰却走顏色可憐又有遇海風而頭掉目眩聞潮聲而耳聾心惕者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憝難矣謂宜責文臣督帥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陣時間取潰校逃卒斬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則軍氣自振一復舊制國初海島近區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峿嶼諸島海賊巢據者

即其故也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可墾種浙福廣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而操之於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俱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一別人才文官舉海道副使譚綸等劾台州知府黃大節武官舉總兵盧鏜等劾狼山副總兵曹克新一定廟謨言外患未息內變恐作遁者閩浙直隸倭勢日甚吳淞定海間水卒呼糧[illegible]官劫獄此履霜之漸不可長請行各守臣預議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圉之機具聞

于

上斷然行之庶幾滅賊有期疏入下所司覆議命克

新聽調大節開住餘俱從之

盗百餘人夜入揚州府泰興縣劫庫殺人守臣以

聞得旨停知縣梁棟等俸及把總呂圻各戴罪捕

賊初江南禦倭水兵多游手少年烏合應募之衆

及事寧散還窮無所歸流落江湖閒遂相聚爲盗

云

以江北倭寇未寧添設水兵把總一員於狼山民

兵把總二員於曹沂一道命原任大同叅將朱雲

漢宣府遊擊郝英四海冶守備岳岳各携家丁赴
淮揚待用從巡撫都御史唐順之奏也
諭擒海寇王直功詔陞賞總督尚書胡宗憲等有
差初宗憲遣蔣洲陳可願招諭直等至三十六年
十月直與王滶葉宗滿等同倭目善妙等五百餘
人泊舟岑港請納欵通貢市是時直母及子宗憲
皆羈至杭城直先遣滶宗滿來見宗憲厚撫諭之
令宗滿持其母與子書往直見我兵嚴備又滶不
返遲廻未能决則要須滶出乃登岸宗憲即遣滶
往直猶未信索我一貴官為質宗憲遣指揮夏正

詰其舟直黨乃併前後往來寄後朱尚禮等留之
直始輕身入謁軍門宗憲故爲款言令自繫獄待
命久之直黨見官軍四集尋知直已下獄遂支解
夏正尚禮等得遯歸至是時已三年矣其事初聞
宗憲蒙賜敕獎勵下按臣聶諸效勞人員功次迁
延不以時上宗憲乃自列狀以聞請亟加甄錄詔
下兵部尚書楊博等會廷臣議皆言自直等煽亂
朝廷不惜萬金封爵之賞令天下討賊而宗憲卒
以計擒之功實非常賞宜從重其一時共事諸臣
若副總兵盧鏜都指揮戴冲霄紹興府通判吴成

器或控執要害或冒險用間功宜優錄原任參政
今巡撫王詢副使陳元珂原任總兵俞大猷參將
戚繼光張四維督兵有紀中書羅龍文指揮陳光
祖楊永昌朱尚禮童華邵岳謝天與生員蔣洲陳
可願方大忠義士胡節中武生朱見先后間賊及
原任參政胡堯臣副使李景萃僉事李三畏都指
揮王欽守備何本源畫地設防協謀督餉均宜并
敘大猷令負罪立功冲霄繼光四維光祖洲節中
本源俱奉旨逮問宜准贖罪夏正死事尤宜厚䘏
得旨賊首擒獲實荷玄佑爾等議功並不奏請舉

謝豈人心歟宗憲天心爲國殫竭忠謀勞績殊常宜加顯擢以示激勸其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仍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鎧詢成器各陞二級尚禮華岳各陞原籍衛所千戶大猷冲霄繼光等八員俱准贖罪錄用夏正捐身爲質死事可憫贈都指揮使廕一子正千戶世襲元珂等各以差賜賚

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守臣告急兵部言閩廣二省俱鄰南海倭奴侵軼廣中皆以閩人爲嚮導今其勢張甚在兩廣固當尅期蕆剿在福建

撫臣亦難辭縱賊貽患之責請令巡按御史通核
功罪以聞報可
吏兵二部會議提督兩廣侍郎鄭綱條陳一惠湖
二府海倭山冦竊起請添設叅將一員專駐揭陽
督兵防禦一嶺東分守獨居省城兼領南韶惠潮
四郡不便宜仍以廣州南韶隸嶺南分守而嶺東
專管惠潮仍改賜勑書令其兼理海防一倭賊入
潮每以漳海積冦相煽引而黄岡鎮巡檢則廣閩
界區漳冦所由入者請以潮州捕盗通判移駐其
地練兵防盗詔如議行

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言邇者浙直倭患稍寧而閩廣警報踵至蘇松淮揚間慱徙悍卒所在驛騷宜勑下本兵議所以安民蓄兵絶寇之策兵部覆議安民莫如罷不急之役蠲無名之征重懲貪官酷吏蓄兵莫如訓練各處鄉兵隷籍行伍者責之軍衛募自民間者責之有司絶寇則當令沿海有司按籍所部居民有與塩通者許同里首告即寘之法而追其所犯銀三十兩賞告者又有無賴惡少竄入軍中巧立報効贊畫名色平居坐糜公廩有事爭冒首功此輩亦將來禍本宜一切查革議

入
上曰朕所倚安民者守令耳邇來各官恣意貪殘困
苦小民朕甚憫之吏部都察院即移文各撫按官
嚴加考察限一月內從實奏處餘皆如議行
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
例順之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嘉靖己丑舉禮闈
第一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
部改翰林院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詔以吏部主
事致仕居數年召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
修明年與贊善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

疏忤旨黜爲民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
屏居十餘年
上方推擇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屏薦之終不見用會
東南有倭患
上命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華
因之交歡嚴嵩子世蕃起爲南京兵部主事尋陞
職方司員外郎郎中奉命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
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
司右通政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卒于官順
之博學强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

技無不研究其說其文詞足以擅名一家初罷歸
閑門獨居力爲矯抗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
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
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覬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
開府淮揚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
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
觀者乃以遑才自詭旣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
爲非欲有以武功自見盡露其短爲天下唉云
世廟識餘録云按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其家居
二十年謂立言立德可以無媿惟歉於立功耳故

千趙文華以通於嚴嵩父子欲以平倭自見及其臨事顛眩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後卒於淮陽凡四品京堂未經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䘏典嵩父子力以順之軍功爲請於禮部將尚書吳山特持之嚴氏因怨山而遷怒於祠郎李績乃出爲景府長史順之始得祭葬矣而不知於例何所據也 尚書徐學謨

按東南之有倭禍所謂剝膚之災順之學本經濟憂無家　國賓見得是故欲自效于戎行觀其衝突風波冒犯矢石與士之最下者同甘苦真有鞠

躬盡瘁意天不假年厥志未竟良足悲矣史謂其欲以武功自顯盡露其短爲天下笑學謨又謂其臨事顛眩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此俱非公論順之寔知兵者其視師江南每請之于朝欲文臣督師時御戎服以作武將之氣又謂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消沮其言似迂而非迂也每讀其遺言循其遺迹輒爲慨然或謂順之失身嚴氏且有怨于子之先人何輕吐其不平也順之失身嚴氏意者狂只直尋乎于

時九邊練兵總之尋常套數順之胸中素具甲兵以實求之未免求全於薊鎮而不知九邊之皆然也何私怨之有士大夫不要錢不怕死不求做好官一腔熱血每恨揮灑之無地此何爲者不過欲以身殉

國耳臣不佞深有感于順之也然以江南人視師江南又用之淮揚刱撫猶有格外用人鼓舞豪傑之意此必

世廟之獨斷若謂嚴氏之君聞則比來畏首畏尾更做不及矣

江南經畧云己未之夏唐公順之捧　勑至吳經歷海上倭至不得登刼屯兵於三沙公帥兵圍之賊走江北爲李中丞所殲或論之曰六月興師勞民費財不能搗巢而縱之走未見唐公之能也愚謂不然夫倭船之來非一歲矣每至即登岸未有不滿載而去者矣非唐公與熊兵憲親出海洋嚴督將士孰肯僇力驅賊於沙上哉當是時撫按巡江皆缺唐公原無提督之權又無可戰之兵可調之粮使他人處此必坐省城移檄將官閉奸塞責而將官又襲故套止擊去賊不擊來賊數郡生民

廢耕耘填溝壑如甲寅乙卯歲矣安得賊千三四百人歷三越月而但困于一沙不渡海不流突內地不殺人燒刼栲腹而鼈竄哉自此失志島夷閩之至今不敢寇吳唐公保障之功誠不小矣新例禦賊於海洋不使登岸者雖無斬獲猶敘超格唐公積勞成疾轉官而歿吳民陰受其賜反訾咲之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　崑山鄭若曾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奏臣受命總督得節制三省一切調度兵食皆賴各處巡撫協心共濟而近多優游養望未有實見講求者即有竦虞

臣何以自觧夫各邊廵撫之與總督相見原有定規今俱抗衡無遜詘意至於操江都御史則雖文移亦不復通臣徒擁總督虛銜而無其實請移假以事權得以爲諸道主約其相見禮文亦宜依三邊督撫事例得旨宗憲此疏心實任事可轉大司馬兼院右正各廵操等官悉聽節制其三邊督撫相見禮儀吏兵二部查例以聞部覆總督體統委宜嚴重撫操等官相見毋得純用賔主敵禮總兵以下皆戎服庭謁至於文移俱用印信呈文詔可廵按福建御史樊獻科奏福建山賊倭夷僉起攻

掠平和紹安等縣破崇武所城請勅守臣亟圖勦
會巡撫劉壽疏至言與賊連戰俱捷地方稍寧不
如獻科言上
上以二臣奏報互異疑之詔兵部亟檄南贛撫臣范
欽及壽協力平賊地方失事功罪令御史詳核以
聞未幾獻科復奏崇武失事狀兵部始知壽奏不
實請逮守所千戶郭懷仁等付獻科問停分守僉
事萬民英俸令戴罪視事壽姑貰勿治責以平寇
自贖從之
查盤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等言浙江直隸

軍興以來督撫諸臣侵盜軍需無慮數千萬臣等
奉詔通查出入之數其間侵欺有術文飾多端冊
籍沉埋條貫淆亂者姑無論已即其文牘具存出
入可考事蹟章灼可得而陳其數者則如督察尚
書趙文華所侵盜以十萬四千計總督都御史周
珫以二萬七千計總督侍郎胡宗憲以三萬三千
計原任浙江巡撫都御史阮鶚以五萬八千計操
江都御史史褒善以一萬一千計巡撫應天都御
史趙忻以四千七百計此皆智巧有所偶遺彌縫
之所未盡據其敗露十不及二三然亦夥矣至於

操江都御史高捷則明取江防銀二千兩檄送趙文華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鍹則檄取軍餉銀四千兩錙銖無所支費此又皆公行賄攘視爲當然者也乞通行追究明正法典以懲貪冒至於文華所任郎中郭仁及宗憲所任指揮戴冲霄楊永昌陳光祖並宜逮問追贓疏下戶部會吏部都察院議覆請罷忻捷官同文華等所効贓罪候勘議處仁黜爲民冲霄等下御史問惟宗憲功多當留用從之既而宗憲上疏自訟臣爲國除兇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去

侵尅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詆誘之口乞
且賜罷以待公論少明然後東西南北惟
上所用
上優詔慰留之
令分守温處叅将劉天錫等戴罪捕賊贈泰順生
員田林爲州同知給其子冠帶先是三十八年七
月倭寇自閩流入温州緜巢小獲桐山出掠平陽
順泰等縣分巡副史唛雲翼檄天錫及把總盧鏑
等捕之賊敗知縣巨益兵於石門隘殺領兵生員
田林等天錫■兵不救廵按御史周斯盛以聞兵

部奏林田死事宜卹録天錫等宜戴罪從之
福建叛兵三百餘人自沙縣將樂攻泰寧縣破之
守備王址率千戶劉兆元百戶戴權等殺之軍亂
兆元率衆先奔址權戰死賊遂趨廣昌樂安尋奔
永豐數城遁去巡按御史鄭本立以聞請論諸將
吏功罪詔贈址都指揮使權正千戶各陞襲子孫
一級兆元等逮問守巡叅議孫應鰲各奪俸戴罪
勦賊先是福建以倭亂調募廣兵多輕摽無賴比
至皆憑陵驕蹇日需犒賞有司不饜所欲即鼓行
為盜云

巡按直隸御史陳志奏上三十八年倭犯江北自
六月初三日起至八月二十七日止提督都御史
李遂督發主客兵將前後二十餘戰斬首三千七
百八十有奇諸獲功人員百二十二人請分別陞
賞因言遂功高勞著屢迎擊始至之寇使片帆不
歸一人無免者今江南北清宴要是藉其餘烈前
雖蒙恩賞未足酧勛請破格優處以勸將來
上曰遂督兵禦寇擒斬盡絕功果異等其陞俸二級
廕一子原籍衛所千戶其餘獲功陞授如擬行
以倭患免廣東潮州府海陽揭陽饒平潮陽惠來

縣惠州府海豐縣三十八年京庫粮銀二萬四千有奇

巡撫福建都御史劉燾類奏四五月間新倭與濂澳月港崇武處舊寇合䑸擄掠時臣甫蒞任即定計擒之初戰於長樂閩安先挫其氣再下舆泉遂月港崇武諸寇以及崎嶺濂澳之間兵之所過陸無堅陣水無完艘凡擒斬七百有奇溺死者倍之乞錄領兵僉事萬民英指揮王夢麒等功疏下兵部議功燾第一總督尚書胡宗憲次之其力戰効勞者民英夢麒及總督把總指揮官張竒張僑秦

經國鄧一桂徐漸宜優叙聽勘叅將王麟論戍指
揮鄭文恩宜准贖陣亡指揮王謹宜陞襲三司府
縣官邵梗許應元舒春芳等宜覆勘得旨賞宗憲
銀幣陞壽爲副都御史民英爲布政司右叅議仍
兼原職夢麒等各陞一級餘皆如部議是歲倭賊
徧福建沿海諸郡然皆十百爲羣各自擄刼無總
統司號令者壽不能刺任其厭欲而去乃虛張功
伐多言謀勇然即具奏狀所列固未明言某日某
兵與賊戰某地者也
授國子監生蔡汝蘭爲原籍衛所鎮撫贈其子啓

元爲太僕寺寺丞仍廕一子送監讀書汝蘭廣德州人與子啓元允元姪渭皆習武事與總督胡宗憲有舊宗憲旣開府道其父子赴海道標下練兵剿賊三十八年三月中啓元率兵追賊至奉化縣之南渡橋戰死越五日賊攻海門衛渭亦死之宗憲以聞兵部復請故有是命

嘉靖四十年

江西南贛流賊馮天爵平天爵等皆兩廣民兵應募至浙直禦倭已而遂寇刼閩清縣庫復寇沙縣尤溪建寧泰寧〻江西建昌新城南豐等縣恒敵

官軍殺守備王址支解之後自泰和謀間道趨湖廣爲南贛兵所邀擒天爵并其黨梁寬馮勝等六十五人餘各竄逸捷聞

詔按臣覈實功罪具奏

南京兵部尚書江東等言南京振武營兵之選將以備倭今倭患未可逆覩而遽議罷非計請下南京府部九卿及科道寺官酌量時勢詳察利害應散應留務求歸一兵部議覆從之

宥原任金山備倭署都指揮同知王世科罪降原職三級敘用世科初以倭陷南匯青村二所論死

至是御史方幹勘覈言二城柵毀較之完城不同且戴罪之後斬獲頗多請從末减故有是命

旌故蠻夷長官司副長官田甾及其子畊建坊於所居表曰忠義甾永順宣慰司屬目也初以征倭進攻新巢穴死之子耕復父讐斬獲有功巳辦甾官給殮銀百兩耕疏辭給銀而請近襲其祖職張思明溪蠻夷長官職事詔下守臣勘實則張思明溪者係酉陽地界非永順境也其耕所稱祖職亦無可的據乃覆稱授耕職非便宜仍給賞功銀兩并建坊一座以褒録之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陳志奏往時漕運憲臣俱兼巡撫

日者海徼不靖戎事倥偬遂以漕臣司轉餉撫臣

秉戎麾此一時軍興特設非制也今倭患漸寧事

權宜一請裁革巡撫即以漕臣兼之事下吏兵二

部覆可乃以總督漕運都御史胡植兼提督軍務

巡撫鳳陽等處

先是科道官查參總督浙直福建尚書胡宗憲侵

盜軍餉詔下浙江巡按申勘至是御史崔棟覆稱

宗憲無他且言軍中所恃以鼓舞人心者財耳其

中用間行餌買勇賞謀鼓舞之術居多若使尺寸

之間盡以繩墨約之寧遽有今日哉以臣之愚宗
憲可原得吉錢粮既查明胡宗憲今照舊盡心督
撫
協守浙直副總兵劉顯言頃蒙
陛下命臣以都督提督南京振武營臣誠感恩圖報
第此軍習成驕悍宜以法制之臣故所統川兵二
千有勇知方乞許便宜帶領隨營操練內以彈壓
兇惡外以控制倭夷卒有怙惡者許臣以軍法從
事俟其內馴外服海防稍靖漸爲散遣兵部覆言
彼中原無前項軍粮請許選精銳五百人自隨餘

付代者有警聽題調用報可
廵按廣東御史潘季馴勘上三十七年倭寇廣東
諸臣功罪言倭自正月中犯潮州府蓬州鮑浦等
處所至將官不能禦或敗或走獨千戶魏岳百戶
蔣期明鎮撫陳濬等戰甚力斬首八十餘級生擒
九十餘人賊始遁去我兵失亡者亦二百人岳等
死之時總督侍郎王鈁已致仕季馴因追叙鈁運
籌督戰之勞請與撫鎮官及陣亡將吏分别叙録
而論失事者之罪兵部議覆
上命賞鈁及廵撫周滿總兵官靖遠伯王瑾各銀幣

有差下失事指揮等官馮良佐等二十二人及前
爲事指揮孫敖知縣蔡明復等于按臣論罪岳等
各陞襲如例
山東巡撫都御史朱衡奏登萊青三府地瀕大海
東近遼左南通浙直國家設軍分守甚嚴日者遼
左告饑暫議弛登萊商禁以濟之其青州迤西之
路未許通行令富民猾商遂假道赴臨清抵蘇杭
淮揚興販貨物海島亡命陰相構結俾二百年愼
固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患非後事之鏡乎
宜申明禁約停止爲便兵部覆奏報可

以倭賊陷廣東潮州府大城所詔奪惠潮叅將
張四維俸二月分守叅議焉皐謨海道副使鄭維
誠分巡僉事齊遇俸各二月下本衛所掌印捕盗
等官董越等九人于按臣論罪知府何鏜等准贖
先是潮州賊倭自福建逕入詔安大城海夫劉五
等及上底東界客兵因挾之爲亂去年十二月乘
除夜城中無備伍等先襲入城羣倭繼之守印諸
將各棄印逃去至是年二月知府何鏜等督兵追
捕伍等始就擒斬首三百餘級事聞因有是命
江西巡撫都御史張元冲疏報去年十二月至今

年閏五月閩廣流賊田光澤寧化等處突入江西境窺新城廣昌轉掠萬安泰和請勅南贛軍門協勦福建巡按御史李廷龍亦報山賊呂尚肆李占春等與福興漳泉殘倭四出剽掠自建寧以北福寧以南無處不爲盜藪乞申飭福建都御史劉燾南贛楊伊志兩廣張臬刻期平定疏並下兵部議覆

上以冦羣猖獗禍連三省切責諸臣玩愒不行設策勦滅姑令各帶罪殺賊期以九月報平如再誤事御史指名參奏重治

總督浙直福建尚書胡宗憲奏浙江倭寇自
以來合謀連艅屢犯寧台温等境我師禦之戰於
海者六戰於陸者十有二討前後擒斬一千四百
二十六人焚溺死者無筭今已蕩平其文武效勞
諸臣則參將戚繼光督戰功最而僉事唐堯臣義
烏知縣趙大河等亦宜并錄
上加諸臣功詔宗憲加少保總兵盧鏜陞俸二級繼
光陞都指揮使各賞銀二十兩二表裏大河陞按
察司僉事專理操練士兵温處參將牛天錫陞秩
二級副使凌雲翼王春澤僉事唐堯臣參將呂圻

等十九人各陞俸一級布政胡堯臣胡松叅議唐
愛副使李僑各賞銀幣有差通判吳成器等行軍
門分別犒賞下失事把總王彥忠劉震亨劉用光
三人於御史問

嘉靖四十一年

福建同安倭寇夜襲破永寧衛脅指揮王國瑞鍾
璜千戶蔡朝陽降之

巡按福建御史李廷龍類奏二月中三衛兵亂永
寧失守及盈龍溪等縣各被新舊倭寇抄掠狀部覆
王國瑞鍾璜蔡朝陽身爲降虜宜重論與泉兵

萬民英疎于防守福州兵備汪道昆不能禦衆宜
並罰詔得旨民英道昆各奪俸三月國瑞等下御史
鞫實奏聞
福建新倭大至突犯福淸福寧政和等處
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欺橫
貪淫十大罪大略言宗憲本與賊首王直同鄉其
所任蔡時宜蔣洲陳可願等皆賊中奸細方直挾
倭衆突岑港賊衆無幾而宗憲按兵玩寇資以牲廩
蕩廢防檢交質往來乃許直海防之任與爲府誓
若非

皇上斷以必誅神人之憤安可雪也而宗憲乃立報功廟于吴山意欲既滿縱飲長夜坐視江西福建之寇不發一矢徒日取驛遞官民軍前糧餉而斬艾之朘削之督府積銀如山聚姦如蝟如鄉官呂希周田汝成茅坤等輩皆游舌握槧遞爲門客又且宣淫無度納鄉官洪楩之女爲妾逼遞事夷來任健步徐子明之妻皆出入督府通宵無忌至如扣尅上供歲造段疋銀兩濫給娼優市販官職劄付軍器官廠私送鄉官調發官軍原籍守宅尤其于紀亂常之甚者乞加顯斥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

史勘報

上特命錦衣衛械繫宗憲至京問于是浙直總督缺

遂罷不補而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趙炳然爲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

浙江

福建倭攻興化府城陷之倭自十月初犯福建其

自浙之溫州來者則合福寧連江登岸海賊攻陷

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澳來者合福清長

樂登岸海壇攻陷玄鍾所蔓延及于龍岩松溪大

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參將戚繼光與總

兵劉顯等旣連破賊于臨墩港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澳登岸麾兵擊之斬首一百八十有奇遂行而閩倭至者日衆始攻興化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至是城守卒勞罷賊瞷其懈弛夜以布梯傅城入之開門放火城中方知賊至百姓恇擾叅將畢高叅政翁時器悉縋城宵遁同知奚世亮爲賊所殺賊遂入據府至來歲二月始敗是時劉顯在會城聞興化危急提兵往援至則城已爲賊所破顯留大兵江西剿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于屢

戰倭所至勢衆且銳顯知不敵乃逼城爲營以伺
賊隙顯有威名興化人初聞顯至以爲旦夕破賊
既而相持日久疑其養寇以爲恨
命分守浙江台金嚴參將戚繼光充副總兵官分
守福建
錦衣衛逮胡宗憲至請處分
上曰宗憲非嵩黨自御史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
三呈
上玄錫近上玄秘旨致一手字數載無言伊過近自
鄒應龍初亦未專爲國舉邪朋害大臣能斥者不

少既知諸人欺君何不俱早言今日乃言之不已
宗憲不自慎致招奏擾但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
五等封官今加罪後復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閒住

嘉靖四十二年

革鎮守浙直總兵盧鏜職仍同原任遊擊王應岐
俱下御史逮問鏜初在軍門胡宗憲用事及宗憲
敗鏜不自安求去時應岐已革職充軍給事中丘
橓等因劾鏜姦貪入罪言應岐原擬未盡其辜兵
部覆請從之

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奏上禦倭三事一浙江

溫處與福寧州接壤實倭夷出沒之地而一時將官莫賢于恭將戚繼光宜進繼光爲副總兵兼守其地而于福寧州添設守備一員隸繼光節制仍令募兵二千以備戰守又漳州月港亦通倭要地弁宜添設守備一員即以指揮歐陽深陞署都指揮僉事充之而聽節制于總兵俞大猷一八閩之地延平建寧邵武乃其上游宜令建寧募兵一千延平邵武各五百使指揮樂塤統之以備警急其分巡武平僉事亦加以兵備重其事權一閩中自被倭以來其官軍之以死勤事與婦女之死節不

辱者宜悉表揚以勵人心兵部覆如其言詔可

廣東倭寇犯潮惠二府黄岡大澳等處

福建巡撫游震得以去年十一月倭寇攻陷興化府狀聞初賊至先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將軍倪椽遂攻玄鍾所城及德縣入之乘勝直抵府城下會都督劉顯兵未至賊遂襲入城殺同知奚世亮等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二縣乞亟命該部計處兵食浙直總督發兵應援部覆賊以旬月間連破數城如蹈無人之境師府尚下職守謂何顧事急之際請姑令戴罪立

功其各省援兵請調浙江新募義烏兵一枝以戚
一繼光統之江西兵一枝令撫臣自擇良將各星馳
應援仍起丁憂叅政譚綸以原官兼按察司僉事
統浙江兵千二百人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
心共濟以收奇功又廣東南澳爲此賊淵藪宜令
兩廣提督張臬引兵擣之使賊退無所歸以其地
丁科屯鹽諸錢穀約二十餘萬悉留用以佐軍興
仍令南京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濟之本部仍備
銀十萬兩俟緩急督發
上悉命如擬行因奪震得及文武大小諸臣俸許其

自劾譚綸等依擬用戚繼光劉顯各令奮勇建功以副委任仍諭浙江巡撫胡松兩廣提督張臬各協力策應毋分彼此

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紀功御史段顧言各條陳廣東善後事宜戶部覆行三事一潮州海陽之闢望為倭奴入寇門戶宜設一全縣以增潮南之藩籬應割都圖者七潮陽之[illegible]水宜設裁減一縣以控扼海豐惠來長樂三縣之要衝應割都圖者四又程鄉縣之豪居新設平遠縣遠隸江西不便宜割程鄉及興寧田糧立為裁減縣分仍屬廣東其

原議割武平安遠里分宜還各省一饒平縣之弦歌大埔縣之清遠程鄉縣之溪南松源石屈龜漿諸都向爲巨賊所據今雖勦平田多抛荒宜將六都錢糧自三十九年四十一年盡數蠲免其半十一程鄉縣延袤千里原額止一十八圖豪猾營充千長隘官名色凌轢鄉民起盜之源實由于此惠潮二府所屬諸縣皆然宜及今大熟之年添設圖分增立里長督辦租役其他名色悉爲除革疏上允行乃設澄海縣于關望所普寧縣于洑水

福建興化倭寇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

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其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攻陷平海衛

以倭寇攻陷興化府城命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總督廣閩軍務調度兵馬分部擊之罷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回籍聽勘令總兵官劉顯戴罪勦賊逮叅政翁時器叅將畢高至京問罪初興化敗書聞震得已坐失事奪俸既而巡按御史李邦珍言震得一籌莫展宜簡命大臣有濟變才者假以重權亟往極之南京科道官范宗吴張士佩等亦言賊薄興化時震得許疾告休及城陷則避之福清不

肯督兵救援顯屯兵江口遠在三十里外駐營未聞提兵決戰而時器與高聞變即縋城夜出尚未識其所往請各寘之理俱下兵部議覆大臣有威望累著擒賊之功者一時無如臬賢宜重用之震得等誠駑怯有罪但顯素得士心臨敵易將恐一時難其代者宜令立功自贖俟事寧併論

上然之乃有是命

福建福寧倭寇自政和等縣襲攻寧德破之趙羅源入海轉至連江登岸時寧德已四陷矣

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奏各省募兵多浙之義烏

人夫福建所以致亂者民變爲兵兵變爲盜其所由來漸也夫閩民皆盜治標之道不得不假于別省募兵而反求其本必須多方撫處使盜化爲兵兵化爲民可也今又驅浙之民以拯福建之急臣竊懼夫浙之爲閩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團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爲守急則爲兵緩則爲農聚散之間兩有歸著即不得已而召亦必先本省次鄰省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兵部議覆

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召募以滋繁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

覆劾仍叙别所司功罪以聞

福建新倭自長樂登岸流刼福清等處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合兵邀擊於遮浪殲之平海倭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以輕舟抄之斬首四十九級賊盡焚其舟遯屯平海

覆論興化府并壽寧等縣失事諸臣罪逮興化衛指揮徐將楊一輔法繼勳通判李邦光百戶潘鑑易中孚壽寧縣知縣章鋭典史沈洪王濟等至京與翁時器等併問指揮等官胡紳等四十二人及副總兵楊縉叅將黎鵬舉俱下御史逮治馮文焯

副使余曰德邵梗汪道昆叅議萬民英僉事金淛曾一經各奪俸半年左布政使曾于拱署按察司印右布政使盧夢暘各奪俸二月仍誡提督都御史陸穩策勵供職贈諸死事臣同知奚世亮爲右叅議知縣周尚友縣丞葉德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爲太僕寺寺丞各廕一子國子生遊擊倪祿指揮齊天祥張光祚千戶盧思亮邵于蕃張珊各襲陞其子二級

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原犯興化倭賊於平海衛大破平之斬首

二千二百餘級火焚刄傷及墮崖溺水死者無筭
縱所掠男婦三千餘人復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
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知縣歐陽學紀事云壬戌十月倭賊至惠安之南
茔轉寇吾莆劉營村落十有一月初移逼郡城四
門之外皆賊壘也時都督劉顯奉命勦賊既至
屯兵枋頭距城五十里分守翁時器因勢危急懇
請救援劉分兵八十名應之越十有九日夜十漏
子自稱齎督府文書求縋城上翁許之衣背皆繡
天兵字越二十有八日守埤者聽翁令是夜罷擊

祈比四鼓睡熟賊五六箇自西門第四鋪布梯登
堞司門通判李邦光指揮徐將楊一輔不知也詐
稱天兵者高聲喝殺傷一堞夫由是衆皆驚潰賊
六千餘悉登而入如履無人之境因風縱火城中
高堂廣厦通闤帶闠不知幾萬家可憐焦土幸存
者十之一皆爲賊營署印同知奚世亮被殺翁分
守李通判畢祭將越城奔鄉官士民男婦咸就擄
殺死者約萬餘庠士三百五十鄉官十七舉人二
太學生六婦女義不辱而罵賊以死者不知其幾
也寳器金玉錦綺或傳自唐宋者咸歸於賊否則

紉爲煨燼城陷次日劉兵亦至城外捜賊舊營越
十有二月十日突入城内與賊戰於教場敗績癸
亥正月初劉兵屯梁店指揮歐陽深領半畨兵二
千屯林口廵按江西陳御史志撥兵一千餘來援
屯江口十有四月賊南掠歐陽兵自柵中射之中
其魁凡三十人二十有二月賊北掠劉兵陳兵伏
道夾擊斬首九十賊徬徨駭愕相語曰戚虎何時
來也盖叅将戚繼光前此累捷賊畏如虎故以名
之云二十有七日賊糧盡出城宿塘下相去二十
五里自黎明逮晡行始盡劉都督在寧海橋不知

也次日兵追及與賊戰於巷口敗績又次日賊至
岐頭攻其私城民極力禦之殺二賊望救無人城
陷荼毒尤慘時劉兵屯闊口距岐頭八十里二月
七日賊六百由同安抵楓亭徑至岐頭地界二十
有九日夜合攻平海城孤危無援城又陷署印指
揮葉煥然被殺凡六區七區之士民千戶百戶之
所管轄者又不知擄殺幾何三月十八日劉兵移
嶺頭歐陽兵移樹下各距平海六十里二十有三
日賊来樹下殺歐陽指揮及兵四百劉即移屯度
濱四月初總兵俞大猷領漳泉兵四千方至移屯

山腰石屐谷距平海四十里十有一日賊四百自上徑抵佘埔劉率兵迎擊敗績十有三日賊衝度濆而下半番伏兵四起斬首一百七十餘奔平海城人謂劉有方略在營中連收六妹其從容安閒如此俞素負重望顧兵士法弛平民亦苦劫掠斯時也賊備舟三十五艘爲浮海歸國之計舊軍門先已檄許朝光督水兵防于海灣朝光者去歲招降之賊首也及是月十有六日賊類盡俱出城一縣下舟去許不知也一艘攻營許居村又在澄塘村越十有九日新總理軍務兼撫都御史譚初至

省城郎范前郡夜趨渚林次日副總兵戚繼光亦抵於此譚知其能下令劉俞兵勿動以戚督萬兵進剿二十有二日五鼓與賊戰於溶塘等村火箭噉融鳥銃雷發竹標一揮群醜[illegible]愕然拊心曰戚虎今果來矣既以待外未崇朝賊盡盡共明日搜索山谷及散頭寨遺賊共擒斬二千二百有奇釋被擄男婦四千口獲精銳器械萬餘兵卒所得金寶戚秋毫不問焉按戚有大功于閩人至今德之傳頌詳該戚談錄

巡按廣東御史陳道基以正月閩潮惠二府倭患聞乞速命督撫調兵分剿詔總督都御史張臬嚴

督各官調集漢達官軍協力勦滅以靖地方毋怠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陳海防八事一定兵額浙江領兵千把總等官漫無通紀宜擬壓兵做古什伍之制以次編立營伍令總哨管隊等官分轄之而總屬于主將二振軍伍浙江軍衛逃亾數多請照籍清補三練民兵民壯弓兵本為防盜詰姦而設宜嚴選練不得聽官司役占四立保甲浙地濱帶河海外倭內盜鹽賊礦徒導引之姦細接濟之窩主在在有之宜挨屋編次十家為甲十甲為保各立之長使習練技勇互相譏察協力防禦其官司

無得以他務煩擾五明職掌總兵叅將海道兵備等官雖各有信地而臨事多推諉宜分任責成居常則將官操練而該道主于閱視遇敵則將官攻勦而該道主于監督不得互諉六分統轄浙直水兵副總兵一員駐直隸金山以統浙直陸兵而共以一總督節制之但今總督既革則浙直已為二鎮而巡撫浙江者于金山副總兵不得用之于陸巡撫直隸者于定海總兵不得用之于海矣自今宜盡地分轄在定海者止屬浙江在金山者止屬直隸各兼理水陸兵務而有警則仍相策應七嚴

哨應陸兵專責以守險水兵專責以出洋有警互
爲聲援入公賞罰將官有戰功者宜首錄不當與
督撫同叙至於失事論罪亦如之其部下尤當賞
不遺賤以鼓士心兵部覆如其言
上皆從之
巡按福建御史李邦珍以二月中福建倭寇攻陷
寧德平海城及都指揮歐陽深死狀聞因言破平
海者乃閩之南境賊其初自福清等處登岸破寧
德者乃北境賊其初自福寧登岸皆閩中大患而
南賊尤劇已經累次調兵勦捕而總兵俞大猷赴

援濡滯遊擊何本源等私掣回戍兵致忠將陷沒
地方失守乞明示賞罰以昭勸懲
上從部議令張臬譚綸嚴督劉顯等協力勦之刻期
蕩平大猷姑戴罪自效本源下巡按御史逮治歐
陽深賜棺殮銀五十兩廕一子爲世襲指揮僉事
仍立祠祀之
巡按御史李邦珍勘上福建勦平舊倭狀先是賊
兩破寧德城屯據橫嶼嶼去縣十餘里四面皆水
路險隘不便深入故官軍民兵與賊相守逾年莫
敢決戰者四十一年七月內總督尚書胡宗憲檄

浙江參將戚繼光部浙兵七千餘人援之令軍中
人持草一束填河而進遂大破賊巢平之生擒九
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被
虜三千七百餘人印二顆乘勝勦倭福清牛田寇又
破之追至興化同副使汪道昆等用火攻賊營
焚斬幾盡捷聞下邦珍覈實兵部覆請賞賚宜
宗憲雖去任仍當優錄
上命賞宗憲銀二十兩綵幣二襲陞繼光都督僉事
陞都指揮戴冲霄二級道昆及浙江監軍副使王
春澤把總等官吳惟忠等一十九人各一級仍與

福建副使等官金立敬等四人各賞銀有差是日
浙江趙炳然亦報福建餘賊于四月中流入浙江
界官軍迎戰丁連嶼陡橋石坪等處敗之斬首百
餘級既而新倭百餘人亦犯石坪我軍乘勝追剿
無一生還者疏下兵部議覆得旨炳然督勦倭寇
一月兩捷賞銀四十兩彩幣二襲宜益用心飭備
以副委任
巡撫福建都御史譚綸以四月中平海大捷聞言
賊自興化破城後乘勝攻陷平海據之我兵方議
大征會長樂縣新倭自福清渡江謀趨平海合營

總兵俞大猷劉顯邀之于途擒斬幾盡餘黨復遁入海平海賊聞之始懼欲遁爲官軍所扼不得出乃移營渚林遮南時副總兵戚繼光自浙江應調至臣素知其勇略使領中軍顯左軍大猷右軍及戰繼光先進薄賊巢左右營繼之四面合圍因風縱火賊死戰皆灼爛巢中積屍及霤無一人得脫者因叙諸臣功以繼光居首顯大猷次之募兵督戰如副使汪道昆參議萬民英又次之爭先陷陣如把總胡守仁等又次之邀賊助陣如義士許朝光劉文敬又次之而二司府縣等官萬衣等之給

餉紀功屯兵分守均宜叙録至于江西巡撫胡松
南贛巡撫陸穩浙江巡撫趙炳然調兵赴援之功
亦不可泯而原任巡撫游震得指授于去任之日
叅政翁時器效死于戴罪之時勞績並著固不當
以昔日之過而盡掩其功也疏下兵部議覆得旨
天地
宗廟垂佑八閩底寧各官協謀戮力功實可嘉綸陞
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繼光署都督同知仍廕一
子爲錦衣衛正千戶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顯于祖職上陞二級與大猷各賞銀二十兩紵絲

一表裏道見陞一級民英陞俸一級守仁等二十
一人各陞二級朝光文敬各授原籍所鎮撫仍與
守仁等各賞銀十兩炳然松穩各三十兩二表裏
衣等十二人各十五兩震得令按臣詳勘前後功
罪以聞時器仍逮京從公問擬
初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
職在江防應天鳳陽二巡撫軍門職在海防各有
信地後因倭患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等處原
屬二巡撫者亦隸之操江以故巡撫得以諉其責
于他人而操江都御史又以原非本屬兵難遙制

亦泛然以綏圖視之非委重責成之初意矣自今宜定信地以劉山三江會口爲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南北二巡撫與操江仍併力應援不得自分彼此庶責任有歸而事體亦易于聯絡章上上命南京兵部會官雜議以聞至是議定兵部覆請行之詔可今後不係操江所轄地方一切事務都御史不得復有所與

故海寇王直餘黨洪迪珍降伏誅迪珍漳州人初與直通番後直敗其部下殘倭乃依迪珍往來南澳浯嶼閩閩撻官軍誅之聲言聽撫而剽掠如故至

是勢窮率其子文宗自詣福建海道副使邵梗所願立功自效總督都御史張臬收下獄馳疏以聞詔即其地斬之

福建巡撫譚綸條陳海防善後事宜兵部覆行其五事一復水寨舊制自福寧南下達漳泉治水寨五以扼外洋法甚周悉今宜復舊以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䑸為正兵銅山水烓二䑸為遊兵寨設把總一員領之而為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殿功罪使海憲覈有經坐收實效一處兵將副總兵戚繼光宜擢為總兵鎮守全閩仍增設坐營司一員

把總二員充其任使其原設三路叅將悉宜改爲守備總兵官俞大猷宜復還神威營與南贛軍門權爲一在福建止備汀漳二府三寇一處客兵福建新募浙兵列爲二班各九千人上班者以九月初一日爲始用防秋汛至十月散回下班者以十月初一日爲始赴戍所防春汛至六月中散回更番迭上歲以爲常不得變亂行伍違悞汛期一團練主兵各縣額設民兵宜汰其老弱盡以精悍者充補仍分爲二部一屬本縣掌印官訓練防守一隱巡捕官赴府團操每府委武職一人統督該府

掌印官監督兵備道以時閱視別其勤惰而賞罰

之一申明職守沿海及腹裡府州縣與衛所同住

一城及衛所自住一城者若遇攻圍不能固守衛

所掌印捕盜官俱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

其府州縣捕盜掌印官送部降級別用自今宜申

明職守著爲定例

上命兵部同三法司詳擬失陷城池罪例以聞餘如

所議法司覆上舊例失陷城池府州縣掌印捕盜

官降一級別用守巡兵備官參究治罪法止此耳

果屬未當時是不問沿邊沿海腹裏都司衛所自

居一城及與府州縣同一城者但遇賊攻圍不固守輒避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襲而入殺虜三十名以上者都司及各該城衛所掌印幷捕盜官俱視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同住府州縣掌印與捕盜官不固守而輒棄去失陷者罪同若在城同守止以防禦不固失陷者發邊遠充軍兩縣與衛所同城者第以賊從某縣所轄城入坐掌印官與捕盜官罪如前例其餘衛所府州縣佐貳首領官但有分守信地致賊于所守之地入者充軍各城原無都司衛所而府州縣職守專城者各掌印

捕盜官俱論斬兩縣同附府城亦止以賊從某縣所轄城入掌印捕盜官論斬其府州縣佐貳首領官但有信地被賊于所守之地入者并各州縣未設城池而被賊攻入者亦並充軍其守巡兵備官駐劄該城先期託故遠出或臨時潛匿及守備不設致失陷者亦充軍守巡原無定駐止遥制失陷者參奏爲民

上皆是之命刪去前例而以今所議者著爲令吏部亦覆綸二事一重監督大將臨戎非素所同心文官與之終始則臨事矛盾成筭有乖今陞級副使

汪道昆本監戚繼光軍宜即陞爲本司按察使與
繼光共理軍務一舉賢能參議金浙運同劉汝順
同知劉宗寅久居閩地習其土俗遇有陞遷請即
于本省推補戶部覆論四事一請錢糧本省軍需
歲用計三十萬兩而額兵僅十萬兩兵荒之後不
當重取于民請移南京戶部折糧草銀十一萬漕
司河工銀二萬淮浙鹽銀各二萬廣東椒木銀四
萬給之一緩征科延建汀邵之間聚落成墟汙萊
蔽日若急責有司以催科彼必以應文逃責之心
爲違禍全身之計有司䘏民民䘏有司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請將內庫折銀稍從寬假不必拘近例
一降罰一蠲租稅莆田平海寧德政和等殘破之縣
當大破常格與之更始被倭尤甚者不論起存錢
糧免徵三年次者二年又次者一年一復額糧福
建舊設馬步官軍四萬八千餘人俱有額糧邇來
尺籍空虛所餘額糧往往那移別用請及今地方
稍寧查覈舊糧然後主兵可以漸補免調募之費
一詔俱允行
改南直隸狼山副總兵為鎮守總兵官兼轄江南
江北以署都督僉事劉顯充之從提督侍郎趙炳

然議也

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劾上去年十二月巡撫都御史趙炳然督兵備副使陳慶都指揮晏繼芳陳應龍溫州府通判楊岳等剿慶元倭功

上從部擬陞炳然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慶等各陞二級賞銀二十兩繼芳等六人各一級仍與應龍等十一人各賞銀十兩

禁止通海遼船先是因遼東饑暫許通登萊糴穀既而遼商利海道之便私載貨物往來山東守臣恐海禁漸弛或有後患疏請禁止從之

巡撫應天周如斗言江南自有倭患以來應天蘇松等處加派兵餉銀四十三萬五千九百餘兩今地方已寧乞減三分之一少甦民困戶部覆言加派兵餉原以濟急事已宜罷不但當減徵分數而已請下酌議悉除之報可

嘉靖四十三年

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仙遊縣殘倭大破之時閩中舊倭略平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仙遊縣城圍之三月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級墜崖谷死者餘衆

尚數千奔漳浦縣之蔡丕嶺繼光分其兵爲五哨身自持短兵徒跣緣崖披棘而上廼盟賊伏發繼光氣愈厲督各哨兵入賊巢殊死戰擒斬又數百人于是閩寇悉平其殘寇得脫者竄流入廣東界掠漁舟入海

福建巡撫都御史譚綸以寇平請終喪許之

以福建倭亂免福興泉三府及福寧州福清莆田南安漳浦等縣正官入覲

福建巡撫都御史譚綸以王倉坪蔡丕嶺捷聞詔先賞綸與總兵戚繼光銀幣其餘有功者俟勘至

附叙

贈福建武生薛天申為指揮僉事附祀鄉賢廕其子爲冠帶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天申晉江縣學生從軍至冠帶把摠先是賊犯興化泉州衛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禦之陷伏中俱死事聞詔先卹録深下二人事于廵按勘報至是覆實乃有是命

贈福建延平府死事同知贈參議奚世亮祭葬初世亮署興化府印會倭大至城陷被殺已贈官録廕矣至是其妻復請祭葬許之

鎮守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爲禮執其左右鞭之顯上疏劾汝言抗違明旨以原奉勅書中許其節制知府以下故也詔降汝言一級

世廟識餘録云按武臣之東濕於文吏久矣茲以單與故　朝廷向意將帥而劉顯之乃敢又方倚爲東南保障故其疏得行而後來絕無此事矣尚書

徐學謨按此足爲武臣吐氣故録之

廣東官軍毆潮州倭寇破之初歸善縣丞任端溫七既破叅將謝劾兵未幾溫七兵敗被擒端自縊

軍門求殺賊自効端即所謂花腰也總兵吳繼爵
俞大猷受其降都御史吳桂芳至因使為先驅督
賊官軍繼之圍倭于鄒塘四面舉火一日夜連尅
三巢斬四百餘人捷聞
上曰廣東倭寇連年征剿無功桂芳繼爵新任即有
此捷其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令會同吳
伯朋俞大猷嚴督各路兵乘勝蕩平以紓民患其
餘功罪候事寧之日勘處
覆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春福建禦倭功罪
詔賞前巡撫江西侍郎胡松總兵戚繼光按察使

汪道昆等銀幣有功指揮樂壎等宥罪指揮闕繼
宗及知縣李開歷賞違治有差初興化寇平巳歷
賞巡撫譚綸等至是御史李邦珍追劾閩賊破亡
由胡松先調浙江兵把總樂壎等敗賊于陝陽遂
啟寧繼光等因以兵繼之前後共擒斬二百餘人
疏請并叙故有是命
褫原任福建都御史游震得職爲民初震得坐倭
破興化府回籍聽勘至是勘上兵部覆當罷斥從
之
御史陳瑞勘上三十八年夏崇明縣三沙御倭諸

將功罪詔陞指揮伍維統等二級守備高凝等一級其餘贖罪恤賞提問有差

添設廣東海防僉事一員廣東舊設海道副使駐劄省城兼理市舶會倭亂海道專備惠潮以市舶委之府縣于是提督兩廣都御史吳桂芳自東莞以西直抵瓊州屬副使攝之仍制番夷而更設海防僉事巡歷東莞以東莞豐惠潮等處專禦倭寇有詔如議暫設俟事寧已之

廣東官軍大敗倭寇于惠州海豐縣倭初自福建流入廣東會兩廣南贛各軍門徵調漢土兵大集

乘其初至急擊之賊懼悉奔崎沙甲子等澳奪漁舟入海暴風皆覆溺得脫者僅二千餘人留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帥官軍四面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欲走報效副總兵湯克寬伏兵火埔寨窖口以待之賊至伏發賊乃大驚擾克寬斬其梟帥三人叅將王詔等兵繼進賊遂大潰擒斬一千二百餘人各哨軍前後所得零賊又千餘人于是餘倭無幾不復能軍散遯入山藪各兵乃分道搜之

以廣東倭亂兇惠潮部肇等府州縣正官入覲

原任福建巡撫譚　以司籍守制上言自閩中被倭以來臣經略便宜自五寨三路之外已稍稍有緒然皆救患于目前形未及久安計也因陳善後六事一議將言自古爾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光令其左文右吾四面當寇繼光雖信才勇力亦不能及也福建都行二司有備員者六人乞勅該部行無按等官考察去留舉才以補之隨宜選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者以充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一議兵福建之兵所以積弱者爲未練也臣當練之而又病于未專

也是客兵終不可罷然非策矣乞許撫臣得取各
縣團操民壯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食
集於省會分爲二營營三千二百人設練兵都司
二員分統訓練則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但軍
旅事法當威嚴訓練之初易生謗怨仍乞假之事
權不從中制使主帥之令得行于下而後實効可
臻一議食福建賦稅自兵興以來未入于朝廷者
多矣今議者必以寇亂稍寧欲爲催徵之計不知
瘡痍未起荒蕪未闢而一旦督追數年之逋是敺
之盜也宜下撫按酌議已徵者量留地方未徵者

姑免追併一寬海禁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一增設縣治汀漳延平間縣治太遠不便防姦請立縣于河埠東西坑東洋三處令有司就近約束一議處有司本省郡縣僻在山海法令疏濶民易爲亂今後宜慎簡甲科中有才望者以任守令勿以衰殘舉貢及緊用江廣之人就近銓補疏入下所司議覆允行惟寬海禁設縣治行撫按官再議以聞

提督兩廣侍郎吳桂芳等以海豐提聞

上嘉桂芳及總兵俞大猷吳繼爵巡撫吳伯朋及叅將王詔功各賜銀幣復報劾副總兵湯克寛祖職所効功次仍令御史覈實具奏

蔭故莒州死事省祭孫鏜一子為國子生先是三十三年鏜寓居松江會倭亂鏜自具弓劒帥壯士百餘人擊賊于南匯敗之追奔至葑門射殺十餘人創數十人賊退屯石湖橋鏜乘勝深入陷重圍中戰死事聞已得旨贈光祿寺署丞矣至是御史陳瑞言鏜以羈旅之身本無官守義憤所激捐貲糾黨以赴國難奇功屢奏不幸孤軍無救死事甚

偉功高報微忠魂未慰乞加敘廕以勵方來兵部

覆請之

嘉靖四十四年

巡按直隸御史溫如璋條上備倭方略一修城堡

以防要害蘇松濱海倭夷出沒宜于川沙吳淞之

間修復旱寨舊城以防嘉定上海劉家河港口更

建小堡一所七了白茆等處各設水船旱柵以防

太倉諸涇一裁武冗以專職守蘇松叅將宜復駐

金山團練諸軍守蘇松二府其柘林把總改駐崇

明統兵防守金山遊擊似為冗員宜革一聯備禦

以固防守浙直接境不得互相推諉宜將會哨兵船通令督府置立哨簿委官稽查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如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疏下兵部覆如其議惟裁武冗一事仍行撫臣再議以聞報可

倭寇通州呂四塲等處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兵郭成等邀迎擊之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十三級

倭寇浙江溫台境官軍出海擊敗之于塢口竹嶼出外洋而還
倭寇自浙江台山海洋突犯福建福寧州總兵戚繼光督參將李超把總魏宗瀚合水陸兵擊敗之斬首二百餘級乘勝追剿原倭斬首百餘級
巡撫福建都御史汪道昆以四月中總兵戚繼光追剿福寧永寧二處倭寇狀聞詔御史覈實論功仍先賞繼光道昆及參將李超把總魏宗瀚銀幣有差
罷浙江寧波府市舶議先是言者常欲比廣東事

例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浙江巡撫都御史劉畿言寧波舊額市舶司聽其貿易征其船稅行之未幾以近海姦民侵利啓釁故議裁革今人情狃一時之安又欲議復不知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此釁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上亦以為然事遂寢

福建興化府被倭殘破後詔莆田縣一應起存錢糧自四十年蠲免三年其以前帶徵拖欠錢糧悉行停罷斷自四十三年以後徵稅如故至是巡撫

都御史汪道昆言該縣死徙未復田多未墾遽徵
賦稅恐民力未敷詔于原限外再蠲免一年自四
十四年以後仍前徵
先是浙直總督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爲言官所劾
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倔世蕃被
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及龍文伏誅巡按御史王
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上疏
獻之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藉龍文爲內援相
與謟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
恩放歸之後不
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横鄉里其罪不滅

于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以幸免恐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受指何嚮矣使六一得亡南走倭恐江南之事其大可慮者又將在此疏下都察院參覆得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千戶松奇職爲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叙平賊功并節年獻瑞蒙 恩以致言官忌疾且訐汝正私受所屬賦

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互

訐事情行巡撫採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尋死
于獄詔免勘
巡按浙江御史龎尚鵬類勘是年四五月間倭寇
分道犯寧波温州二府諸家尖烏石塘等處各官
軍出海斬獲功
上從部議陞巡撫劉畿俸二級海洋叅將吳國職一
級副使查綸譚鵬舉各陞俸一級遊擊艾陞等賞
銀十五兩知府吳道植李廷觀等十兩
兵部覆巡按御史韓君恩奏山東登萊三面濵海
自蓬萊抵膠州二千餘里海島紛錯國初建立營

衛所寨以備海防倭慮至遠也然倭夷其來有時防之猶易須因遼左告饑當事重䘏民困暫許通船糴販以濟一時之急而豪猾因藉爲姦往往駕巨艘入島嶼採木貿易且利其土饒遂攜妻孥以居因招集亡命盤據諸島時出刼掠土人莫可誰何此其患視倭尤甚遂移文巡撫嚴督海道備倭等官整飭登萊戍務各將快壯軍兵練習墩堡城寨修整斤堠嚴諭各島居人在內地者悉還本業在外地者俱還原籍儻其人係遼東金州等衛軍丁則會同遼東巡撫一體處議從之

諭四月中直隸江北通州等處禦倭功陞總督侍郎王廷俸二級賞銀三十兩陞把總李錫二級參政姜顧俸一級俱賞銀二十兩兵備副使劉詒[illegible]事張佳胤鳳陽知府劉泰通州同知張問紀功判官[illegible]佶各十兩下失事副總兵王應麟把總馮光化于御史問

巡按浙江御史龐尚鵬類勘是年四五月間倭寇分道犯寧波温州二府諸家尖烏石塘等處各官軍出海斬獲功

上從部議陞巡撫劉畿俸二級海洋參將吳國[illegible]一

級副使查綸諏鵬舉各陞俸一級並擊支陞等賞
銀十五兩知府吳道植李廷觀等十兩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昔我諭嵩暇一習武彼曰佳兵
不祥言[illegible]何也果古北口欺犯不小茲不次報北
情博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似成功
于後何如階對保邊固圉莫過于預防嵩背妄引
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論其見謬矣今北虜
強悍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預防也且今兵部之
任甚難措理邊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
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調遣人馬必用錢粮而戶

部則毎稱缺乏傍人則動議多費其所能自主張者惟數將官而巳將官又無權近奉

明旨重將權而文官黨結不奉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

聖明爲之一處也

上報因將官執權恐甚難也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足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之法焉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

仍聽于巡撫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即行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畫成圖奪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而関支錢粮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爲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叅遊爲領勑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誠卑屈太甚今之將才誠莫逃于

聖鑒多無出類然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靡至此尚可責以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
天語叮嚀令各將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
邊疆之幸也
南北一體文武不可偏重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至哉言乎可以爲萬世法
矣故謹録之
嘉靖四十五年
勑南京兵部尚書節制振武諸營領兵都督以下
仍會同操江及應天淮楊兩巡撫從宜調度兵食
以備倭患

兵部覆巡按御史韓君恩奏山東登萊三面濱海自蓬萊抵膠州二千餘里海島紛錯國初建立營衛所寨以備海防倭慮至遠也然倭夷其來有時防之猶易頃因遼左告饑當事重卹民困暫許通船糴販以濟一時之急而豪猾因藉爲奸往往駕巨艘入島嶼採木貿易且利其土饒遂携妻孥以居因招集亡命盤據諸島時出刼掠土人莫可誰何此其患視倭尤甚移文巡撫嚴督海道備倭等官整飭登萊戍務各將快壯一千兵練習墩堡城寨脩整并嚴諭各島居人在內地者悉還本業在外

地者俱遝原籍倘其人係遼東金州等衛軍丁則會同遼東廵撫一體議處從之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遂江西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授行人累官禮部郎中以事忤尚書夏言左遷湖州府同知尋入為南京禮部郎中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會庚戌虜變召赴闕至則失大學士嚴嵩意罷廢家居久之用薦起提督淮楊軍務平廟灣倭寇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提京營巳復陞南京兵部尚書會病乞歸卒于家遂姿貌瑰偉博學有

才諝尤長于用兵沉幾秘計往往出人意表故能
隨試輒效初南京振武兵變賴遂指麾鎮定之嗣
事者控制失宜諸叛卒乃益驁悍無狀幾于决裂
比遂往典留樞即寂然就羈馬盖其戡定之畧如
此

論發兵征倭疏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臣前日同臣嵩等因見浙江南直隷等處撫按等官奏報倭寇猖獗蘇松等府通泰等州民遭焚刼慘毒之甚深惟財賦重地前賊宜速勦滅題請

勑下兵部會議兵糧等事荷蒙

聖明允行隨該科道官各題要設官調兵又該主事郭仁等揭送兵部要得戶部發銀差御史一員選募山東長鎗手數千名前去征勦蓋以江南無兵蘇松尤甚而長鎗手勇悍可用也今聞諸臣會議乃云此時發兵比至則賊已去空自勞費兵部不

能獨持姑議今叅將李逄時帶領山東存留民兵三千名前去臣聞此兵係是入衛揀退之數技能素劣調去無用夫兵事誠非臣書生所知但稽諸往事倭寇自去年以來倏去忽至迄無寧息南沙盤據歲餘始散又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身在地方必有所見今諸臣何以能必賊之已去且能必其去而不來而只以懸度輒阻調兵置江南于度外此臣所不能解也凡用兵之道使勢不容已則當選擇精銳以兾有功使在可已則雖精兵亦

不當調以省勞費今不能決可否之實而姑以弱兵應文塞責徒費無益此又臣所不能解也臣愚伏乞

皇上再下兵部令詰問諸臣若于賊情果有真見保無他虞則此三千之兵亦不必調若出漫說則須別議精選毋致空行重貽

君父南顧之憂緣此事關繫重大臣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裁斷

答倭情　諭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伏蒙　聖諭近者卿嘗以倭情奏朕未有答者夫

皇祖設官無不備焉彼地似無人之境歎此時愈肆
欺上他每不知處喜爲上人没正化所致由他去
否何不先事備之非秉一謂卿居賊不敢侮然亦
可見卿忠誠者茲復賜諭承之臣近者具奏倭情
竊懷出位之懼茲特蒙　賜諭臣不勝榮感不勝
榮感仰惟
皇上至仁大德念念在民使中外諸臣能仰體
聖心之一二則此財賦重地豈至殘破惟是撫臣不
能督率備倭等官先事備之故雖
皇祖設官至備而倭寇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有若

聖諭之所云者昨來告急職方郎中首倡不必發兵之說衆皆惑之臣是以只得冒昧具奏荷蒙
聖明主張該部始發山東鎗手計此時當渡江矣昨發兵命下江南臣民無不感戴上祝　萬壽至于臣居仰賴　聖庇得免焚燬此尤一家之切感也臣敢不欽承　聖訓誓忠誠圖報
聖恩于萬一

再答倭情　諭一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伏蒙　聖諭以目今賊情下問仰見
皇上軫念東南財賦之地欲得賊情之真臣無任感

牽至于當事者不忠之狀莫逃

聖明洞察　國法具存治其一則餘人當知警畏矣

臣去歲具奏之時尚聞此賊是真倭近來細訪乃

知爲首者俱是閩浙積年販海劇賊其中真倭不

過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來者只因初時官司不

能討捕彼見地方無人又得利甚厚故舊者屯據

不去新者續增無窮而沿海無頼貧民所誘脅因

而從之故其徒日繁其勢日猖獗昨尾氏兵到賊

初聞甚懼當事者不能督使乘銳進勦且將彼兵

分散各處勢力不全遂致大敗賊今四出殺掠事

甚可慮所幸湖廣土兵新到尚未交戰其狼兵敗者亦只瓦氏一枝尚有四枝未戰且看一二日間再報何如也今總督已易置所有用兵諸事須大破連年蒙蔽因循之習乃可望有成功臣早間寄書周琓勉以竭忠圖報俟有區畫疏至伏望

聖明裁擇施行其賊情并地方一應事情臣嗣後有

聞容另具奏

嘉靖三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伏蒙　聖諭朕以軍情問卿當對以見行謂嗣聞另說然連日未知臣前　荷蒙　賜問緣見行者

如當事諸臣不忠之狀
聖見既已洞察其餘處置事宜臣凡有見聞即對臣
嵩等言之隨事擬票
上請已蒙　聖裁施行其待嗣聞另奏者緣連日未
據有報是以不敢輕奏然以臣意料之昨寇嘉與
常熟之賊若係舊賊出刼則其精銳已敗搗巢無
難若係新來之賊則搗巢必須運謀奮勇乃可取
勝而諸臣奏報欠明今未知彼中事勢何如大抵
猶是蒙蔽因循之故習也蒙　諭一切政務不宜
憚瀆臣受　天恩深重措歷圖報實臣素心豈敢

憚隱夫有君有臣政乃可成即如南寇一事
皇上于用兵卹民　留念至矣而臣下莫能祗承
德意兩年未克平定目今伏乞　勑下吏部精選
知兵忠寔之人以任巡撫而勿使昏怠者得以冒
推庶能稱　任使之萬一至于獎廉斡黜貪懦使
民不至困苦而從賊兵肯効力而殺賊此則又不
獨于平南有助于吏部當然也伏候　聖裁

請以兵事責有司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昨日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今日總督周琉各奏
報賊情臣備審差來人知舊賊未殄新賊復來目

今四散殺掠蘇松兩府既被殘害而其狂謀又且
欲窺南京勢甚猖獗除縱賊釀亂之臣已蒙 聖
明逮治及添調兵馬責成督撫官勦殺等事兵部
看覆外 臣竊惟用兵固在督撫而有司官亦各受
地方之寄使有司能以地方為念則錢粮必預行
處辦不致兵有枵腹出戰之苦賊情必豫為哨探
不致兵有臨期冥行之患奸逆交通者必多方緝
捕不致兵機有漏泄之虞鄉兵必如法團結教練
不致地方有隨在空虛專恃客兵之弊今皆不然
安望賊之破滅然有司所以敢于如此者其故有

二一曰推陞行取率有常期奔競鑽刺積成習俗故各官當此多事之時上者望循資下者逐蹊徑惟思脫去地方無有任事之志一曰府州縣官號為守土中間雖設有衛所然其城池必曰某府州縣之城不專以城守委之軍官也去年刑部乃創一例凡失陷城池者軍官論死文官止于降級故往往輕視其城不復慱求禦賊之計而反笑張巡許遠以為拙矣臣愚伏乞

皇上察臣所言如有可採乞兵部覆奏　特賜御批

燕責有司并　勅吏部毋照常推陞行取俟賊平

之後有功者總論超遷兵部會同法司援據大義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庶于兵事有益

荅南非兵食諭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伏蒙
荅諭欵奏非件此亦不是緩務而今急不得備目即秋防且以人力禦之臣今日敢以非件具奏者正以事關緊要且又秋防在邇須預為隄備

皇上謂以人力禦之仰惟
聖見允當但聞二鎮兵疲馬弱人力之禦今未審足恃否臣思憂過計欲乞特諭兵部使身任而力圖之庶保無虞蒙問

祖宗時曾有南件擾否臣查得洪武二年正月倭夷入寇山東海濱郡縣二月 賜日本國王璽書諭之三年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 詔往諭七年七月又寇膠州及大任海口十四年七月以倭縱民為盜 命却其貢二十年六月以寧波府昌國縣民從倭為寇徙為寧波衛卒則南件之擾在太祖時已有之今蒙

皇上遠治當事之結縱者罷黜其不職者厚賞將士之力戰者功罪既明人心胥奮此賊行當殄滅矣其米貴 諭部之劄臣謹欽遵密撰上請 聖裁

答南賊諭嘉靖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說南賊無理之甚或有使之為亂何意焉臣聞此賊蓋因近来有司貪暴民不聊生故一倡百從相聚為亂是賊意無他只為虐政所逼衆有司者寔使之耳目今用兵亦不過救急之着縱能勝之恐隨滅隨起未得永寧若欲治其根源須在吏部塞賄囑之門選任循良而後可然未易言也臣書生迂見伏惟聖明細訪詳察

答東南寇氛宣大遼東邊事諭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伏蒙　聖言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昨疏內云之疾果何以東縉二臣之彼日雖淺亦聞以何云臣聞廣東福建寇氛皆熾福建尚猶星散廣東則已築有城堡設官紀元僭逆為甚向聞廣東以三月十六進兵近又聞以四月十八進兵凡調狼兵十萬人此一件臣頗憂之蓋調兵太衆則粮餉難給東南素多暑雨今進兵以四月勢難久聚若仰仗
皇上天威一鼓即平其穴則甚幸也憲宗得風疾今雖稍愈然江西亦不曾親行昨科疏疑為假託則又因其素行而過疑之耳東近有本到言宣大宿

弊頗詳明其意專在保全邊堡次第修舉邊務條為十說臣昨問臣愽愽以其言為然正在看復請亦已到寧前有本討募兵銀及賞功銀等凡事正在經畫適據楊選報稱寧前已無賊欲掣為胡鎮之兵則事勢比前稍殊矣但臣會臣燿苦苦言無錢粮應付南北之求而南北之求錢粮者又甚迫切此却未有所處為可慮也

答革浙直總督 諭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家 諭浙直總督之名原無今似不必仍此可缺

臣惟浙直總督原為倭寇暫設今地方如藉

皇上威德已就平寧而百姓遭其恣肆擾害之後有資緩輯令不必仍此只設巡撫而于勅内開寫如浙直有警互相應援之語寔爲便益但聞其招聚各處無賴之徒爲兵又用平素作賊之人領兵甚是驕悍令炳然似須加提督軍務字樣依部䟽與進部銜以重其體貌事權臣謹擬票上請伏乞

聖明裁定

右見世經堂集中大學士徐階承

聖諭而答之者

世宗肅皇帝深居玄默而慮周海外所以一時賊勢猖獗東南根本之地幾至不支而天威所加旋就撲滅然非胡少保宗憲一力擔當何以能奏厥功天下有事拖泥帶水之人自不可少只今公論大定哉

皇少採臺臣之議而官其後以錦衣又加易名焉天下人心欣欣若以爲當然者乃大學士階桑梓之慮獨切于時斷斷宗憲不少恕何也豈以世態炎涼責望宗憲此中不能無不平耶嚴相嵩趙尚書文華天下之惡歸焉然首薦宗憲者趙文華也所

謂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
將立功于外者宗憲之立功正相嚴柄　國之時
豈盡以賄進耶使與徐文貞易地而處事故未可
知嗟嗟天下事蓋難言之矣
世廟識餘錄云按初倭入內訌江南人俱歸罪于
王直爲之謀主
朝廷亦懸不次之爵冀以擒直顧茫然海島中何所
蹤跡而宗憲以同鄉故旣易于用閒而其材智膽
畧亦自有大過人者故卒縛直以報
天子功亦偉矣而言事者阿新輔臣意誣宗憲黨直

寇倭必欲殺宗憲以悅其所仇此天下之至寃而至今無人白之也頃萬曆庚寅間始稍蒙卹典然報之亦未盡古云功蓋天下者不賞以此 尚書徐學謨

世廟識餘錄云按倭起東南時人皆以王直爲之發蹤而議以得直首即封侯不吝比宗憲既擒直殺之而書生之論顧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亦可笑矣蓋宗憲專倚嚴嵩父子爲奧援故厚賂叢其室而他輔不如也嵩父子既敗宗憲 喪家狗耳而言者反指宗憲爲直黨非

聖明洞燭宗憲之要領能保全哉三代下以有豪傑

無聖賢故規行矩步必不能以集事而使貪使詐或可以樹功此宗憲之大都如此 尚書徐學謨

世廟識餘錄云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内大將未有立功於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恨之因併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疏欲加之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藉合

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不保矣江南人心怨忿何極乃卒降

旨以宗憲所計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爲之調停姑行巡按操江勘報實當事者授意爲汝

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而徽州知府何東序即封錮其宅以候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
天子　神聖果群臣莫及也　尚書徐學謨